



22 阮啸仙

阮 嘯 仙

元 邦 建

十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卢 权

阮 啸 仙

元 邦 建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赣南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3.625印张 2插页 67,000字

1983年2月第1版 198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610册

书号 11111·93 定价 0.38元



阮 嘯 仙 像



阮啸仙与爱人高恬波合影



阮啸仙(右二)、高恬波(右一)、彭湃(左二)、
许玉庆(彭湃爱人,左一)合影(一九二六年)。



一九二四年阮啸仙(中间站立)、
彭湃(右一)于广州送杨石魂(左
一)、张善铭(中间坐)赴俄学习留
影。



阮啸仙手迹



阮啸仙(右一)与彭湃(右三)、
黄学增(右二)合影于广东省农民
协会。

阮啸仙发表的部分著作。

全國農民運動形勢及其在國民革命的地位

八月十九日在擴大會議報告

阮啸仙

敬告德慶和紫金的農友

一、國農黨農民協會給縣長上書

前日在德慶上書縣長，要走了，而縣長科長當然也

協台的一班紳士們所

怡然自得，一般紳士們說

何好，他即是他們所謂「去

的農友們，當然是不懂得如

是坐官的先生們高出來的。

但其中所說的縣長總務

千真萬確，而位老翁說不做

之子也。當，爲縣長提提

子也。當，爲縣長提提

子也。當，爲縣長提提

子也。當，爲縣長提提

子也。當，爲縣長提提

子也。當，爲縣長提提

子也。當，爲縣長提提

子也。當，爲縣長提提

子也。當，爲縣長提提

子也。當，爲縣長提提

子也。當，爲縣長提提

過夜

高要地主民團屠殺農民之經過

過夜

過夜

過夜

過夜

過夜

過夜

過夜

過夜

過夜

過夜

過夜

過夜

過夜

過夜

過夜

過夜

過夜

目 录

一、少年时代·····	(1)
二、在“五四”运动洪流中·····	(8)
三、站在“甲工”学潮的前列·····	(15)
四、青年的模范·····	(24)
五、到农村从事农民运动·····	(34)
六、广东农民运动的带头人·····	(41)
七、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	(51)
八、在农民运动困难时期的斗争·····	(58)
九、创建仁化苏维埃政权·····	(69)
十、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战斗·····	(79)
十一、在中央苏区工作的日子·····	(89)
十二、赣南突围壮烈牺牲·····	(95)
阮啸仙年表·····	(103)
后记·····	(110)

一、少年时代

阮啸仙名熙朝，字瑞宗，别号晁曦，广东省河源县义合乡下屯村人。河源县在广东的东北部，地处东江上游。全县山林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百分之八十以上，盛产水稻、番薯、甘蔗等农产品，还有木材、松香、蜜糖等土特产。义合乡在河源县的东北部，地处崇山峻岭之间。下屯村背靠高耸入云的人字嶂，滔滔的东江水从村前奔流而过。

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长期压迫和剥削，下屯村与旧中国各地农村一样，日见贫困衰落。全村三百多户人家，地主、富农就有四十多户，一千多亩耕地和广袤茂密的山林，绝大部分都为他们所占有，广大贫苦农民佃租地主的少量土地，忍受着地主豪绅的残酷压迫剥削，艰苦劳作以度日。由于反动统治阶级只顾自己的享乐，不顾农民死活，水利长年失修。东江经常泛滥成灾，吞噬无数生命和财产。处在东江岸边的下屯村，灾害频仍，农民吃尽了洪水的苦头，生活更为悲惨。过去有一名河源县令郑敬道曾写过一首题为《宿义合驿》的诗，

义合皇华馆，滨溪复枕山。
鳧翔波上下，苔绣石斑斓。
巨艇丝纶没，田家竹户关。
吏才难展处，无计拯民艰。①

这首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义合乡下屯村一带的景况。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压迫掠夺下，河源县也和全国各地一样，农村经济凋零，农民破产，再加上自然灾害的频频袭击，不少劳动人民在家乡无以为生，为了活命，离乡别井，流落外地谋生，有的因此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一八九七年八月十七日（农历七月二十日），阮啸仙就诞生在河源县义合乡下屯村这个阶级矛盾尖锐，自然灾害频仍的贫困山村里。

阮啸仙的曾祖父一代，原是当地比较富裕的地主，但从他的祖父时起便开始走下坡路，到了他的父亲阮德如时，就几乎完全破落了。阮德如有五个孩子，啸仙排行第三。为了维持一家几口的生活，他除了靠祖尝太公田分到的十几担租谷外，还在村里开了一间“洪亨”小店，经营小本生意，贩卖柴炭竹木，自己还要动手磨豆腐、养猪，有时还要向亲友借债，勉强度日。

①见《河源县志》。

啸仙在家乡度过了他的童年。他从小热爱劳动，勤奋学习，在村中读了几年私塾以后，就进入村中的道南初级小学学习。当时，整个义合乡都没有设高小。因此，有钱人家的子弟从初级小学毕业以后，就往往跑到县城河源镇读高等小学。啸仙由于家庭生活困难，初小毕业后，一时无法继续升学。他哭求父亲能让他继续读书。然而，阮德如连家里日常生活都几乎维持不了，那里还有钱供儿子上县城读书呢，只好让他失学在家。他在家期间，仍念念不忘读书，平日不大讲话，总是手不释卷。他找不到新的书，就把已经读过的旧书反复阅读，往往读到深夜。父亲为孩子这种孜孜不倦地追求知识的精神所感动，后来千方百计地凑了一点钱，把儿子送到县城继续学习。

一九一四年春，啸仙来到县城源城镇进入三江高等小学。三江高等小学算是当时河源县的最高学府，学校里有一批比较优秀的教师。在老师的指导下，啸仙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啸仙进入三江高等小学读书时，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遭到了夭折，袁世凯篡夺了北京政权，投靠日本帝国主义，阴谋复辟帝制，下令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并疯狂镇压革命党人。广东都督军阀龙济光，秉承袁世凯旨意，也在省内疯狂镇压革命党人。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一九一四年六月，孙中山在东京等地重组中华革命党，发动讨伐袁世凯。在香港中华革命党机关领导下，广东东江一带的惠州、增城、龙门等地的革命军，也掀起了反袁

的武装斗争。三江高等小学有一些接受民主革命思想的进步教师，其中有的是革命党人。他们在学校宣传反对袁世凯、要求民主的革命思想。啸仙在进步老师的影响下，开始接受民主革命思想，思想渐渐活跃起来。由于勤奋学习，他在学校的学习成绩优异，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是学校的优秀生。老师们都为有这样一个勤奋学习，善于思考的学生而高兴。一些老师曾在啸仙的作文中批语说：“脱胎前辈，文格如自己出，不为旧文所泥，是读书有心得者”，“结构匀整，词笔清爽，从此加功，升韩子之堂而入其室，似无难矣”，^①等等，对啸仙的学习，给予很高的评价。

随着知识的积累和年龄的增长，啸仙渐渐懂得更多的社会现实，他同情劳动人民的痛苦，不满地主豪绅的压迫剥削。有一年冬天，他回家度寒假，家里正高高兴兴地准备着过年，他的伯父、地主阮云楷却跑来逼债。阮德如因负担儿子上学，家境困难，一时无法偿还，请求宽限一些时日，但阮云楷不顾兄弟之情，气势汹汹地逼他立即还债，同时冷嘲热讽，挖苦阮德如说：“没有钱就让儿子去捡猪屎嘛！何必充大头，给他去读书呢？”阮德如父子受到辱骂，不禁抱头大哭。这种情景，使啸仙幼小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后来他在一篇《慈善事业说》中愤愤地说：“世有家拥巨万，席厚履丰，而吝啬性成，徒务一己之欢娱，不顾人间之疾苦，恤孤怜贫之事则一毛不拔”。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进一步指

^①阮啸仙手稿《论说文集》。

出：“富者自恃其有财，悖德嚣张，骄恣慎胸，傲气满腹，对于贫不自贍者，不特不恤之而已，且幸灾乐祸，籍贫人凄凄惨惨之事，以资笑谈。甚至兄弟亲戚，一经贫穷，反眼若不相识”。①

啸仙来自农村，了解农村实际，接触劳动人民，同情他们的痛苦。他在一篇题为《农为国之本说》的作文中写道：

“夫国家积于人民，无民则国不独存，故必先有使人民安而不涣者在焉，而后民无他徙之心，而国存”。在另一篇《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论》的文章中，又说道：“吾尝纵观古今，横览中外，而知得民者昌，失民者亡”。②

当时啸仙虽然还是一个小学生，但对外侮日增，国家积弱，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状况感到不安，开始懂得考虑国家民族的命运与前途，他在《中国人多而贫弱论》和《黄种白种之智力论》两篇作文中，列举了世界上印刷术、指南针、造纸和火药，都是“中国创之，欧洲师之”，指出：“我国既能创造，其智力岂在白种下哉”，“使吾人既能创造，更取欧洲成法，而讲术焉，安知其不强且富哉，在我之自为而已，若必谓黄白种智力之优劣，则吾未之敢信”。③

啸仙自少热衷于学习我国历史上优秀人物和民族英雄的高尚品德，以他们作为自己的表率。他在《洪秀全论》中，高度评价洪秀全的功绩，指出：“鸦片之战，丧失国威，瓜分

①阮啸仙手稿《论说文集》。

②、③同上。

之议，纷至沓来，亡国灭种之祸，愈唱愈高，当此有能弯弓而报怨者乎，无有也。有能拯救民于水火者乎，不闻也。当此之时，秀全以渺渺之身，本救民之志，兴兵除暴”。

“骅骝开道，作革命之先河，微秀全其谁与归，呜呼！岂非人杰哉”。^①他在《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一文中，热烈地赞扬我国的民族英雄“苏武之持节匈奴”，“文天祥之死难大宋”，“史可法之不屈满清”。在另一篇文章中，阮啸仙还胸怀大志地说：“设不幸惟有死，要不可徒死耳。斯言也，光昭日月，义亘古今，势撼山河，气冲牛斗，海枯石烂，而不可磨灭焉。古今忠臣烈士，见危授命，不苟偷生，挥热血，断头颅，夷考其行”。^②这个志向在他的人生道路最终点，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一九一六年春，军阀龙济光与陈炯明在惠州激战，龙济光部进入河源县，到处抢劫烧杀，河源人民被迫四散奔逃。阮啸仙也跑回家乡，跟随母亲逃难。在逃难过程中，所到之处，满目疮痍，一片凄凉景象，给啸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年秋，啸仙回到了学校。学校经过这次变乱，残破不堪，许多学生不愿回校读书，啸仙积极协助老师，清理、整顿校舍，并写信鼓励同学回校继续学习。

一九一七年冬，阮啸仙从三江高小毕业回到家乡。他为家贫未能继续升入中学而烦闷，常常独自到东江河边，沿着河岸徘徊。三江高小的老师们，也为这个品学兼优的学生的前

①阮啸仙手稿《论说文集》。

②同上。

途而操心，认为象啸仙这样的人材，让他埋没，实为可惜。一些老师还四出打听，为啸仙寻找升学或就业的门路。正在这时，广东省工艺局附设的工业学校，改名为广东甲种工业学校，在全省招生。该校不仅免收学费，而且供给膳宿。老师们得知以后，便托人告诉阮啸仙，要他赶快赴考。这个突如其来的好消息，使啸仙觉得自己面前，又现出一线希望。他十分感激老师的教育和关怀，第二天清早，便离家赶到河源县城报考。

这次广东甲种工业学校在全省招收学生二百名，其中五十名在广州招考，一百五十个名额分配各县，河源全县只分到一个名额。由于该校免收学费，并供给膳宿，因此投考的人很多。啸仙自小勤奋学习，基础坚实，结果考试成绩优异，这个唯一的名额，终于被他夺得了。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啸仙复试及格，因而得以进入广东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学习。

二、在“五四”运动洪流中

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以下简称“甲工”）校址，设在广州西村增埗，是一所职业学校。校内设有机械、应用化学、织染、美术四科。每班招生五十名，除美术专业学习两年外，其它三科的学习期限都是四年。被录取入校的学生，一般学习成绩都较好，年纪比较大，家庭经济也比较困难，因而都有很高的学习积极性。从偏僻山村来到繁华的大城市，追求新知识的阮啸仙，由于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新事物和新知识，眼界也就更为开阔了。不管是严寒的冬季，还是酷热的暑天，他都孜孜不倦地努力学习。平日，他总是跑到课室或图书馆里，如饥似渴地埋头读书，恨不得将所有的知识全都装进脑袋里。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啸仙进入广东甲工时，正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二年，马克思列宁主义正陆续传入中国，使中国不少的青年知识分子受到了教育和影响。啸仙最初是从阅读陈独秀和李大钊主办的《新青年》杂志中，受到了启发和教育的。他在认真学习好功课的同时，还广泛地寻求和阅读当时所能看到的各种书报和

刊物，例如《社会主义史》、《阶级斗争》、《唯物史观》等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刊。由于他的家庭境遇和从小接触农村的实际，了解劳动人民的疾苦，也懂得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剥削情形，因而较易地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和影响，思想觉悟迅速提高。使他在旧中国黑沉沉的海中，开始看到了曙光。在“甲工”与阮啸仙一起学习的，还有周其鉴、刘尔崧、张善铭等一批先进青年。由于热爱学习，追求真理，忧国忧民的共同志趣，他们很快就结成了很好的朋友。在学校学习期间，他们经常在一起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互相交流思想认识和体会；讨论共同关心的国内外形势和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互相结成了深厚的友情，也为他们在今后的斗争中，共同为党为中国革命奋斗，奠定了思想基础。

当时，“甲工”在一批政客官僚把持下，用一套封建专制的办法来管教学生。在学校的有关章程中，对惩罚学生方面的禁例，竟达三十二条之多。例如：“与闻政事，加入政党，干涉词讼者”、“任报界访员者”、“经职教员认为不堪造就者”，都要受到惩罚。甚至“超越散步界限以外者”、“私阅小说未经学监检查盖有允许之章者”，也要受到严厉惩处。而且还规定由官僚政客充任的校长，可以“随时宣示布告或面谕各项规则，均与现行章程发生同等效力。”^①总之，如果学生不老老实实在地服从管教，随时有受到惩罚之可

①《广东甲种工业学校章程》，1918年印刷，存中山图书馆。